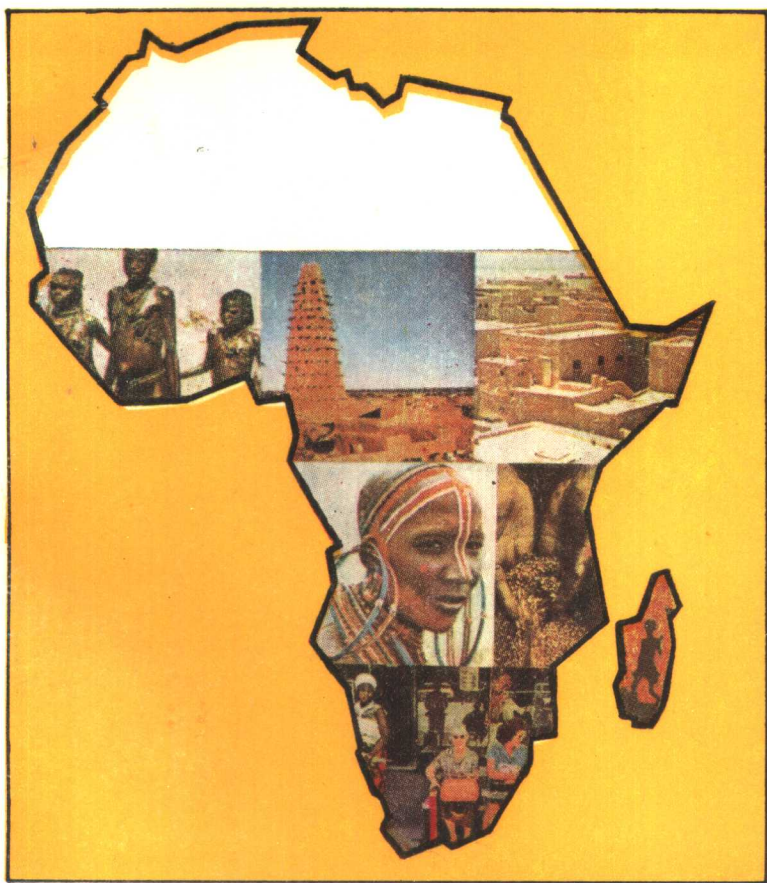


非洲人

THE
AFRICANS

(美)

戴维·拉姆著



外国人丛书



非洲人

〔美〕戴维·拉姆著

张理初 沈志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 035 4775 0

David Lamb

THE AFRICANS

Random House, 1982

根据美国兰登出版社 1982 年版译出

非 洲 人

〔美〕戴维·拉姆 著

张理初 沈志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2 字数 315,000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327-0215-4/D·005

定价：7.70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的话

幅员广大、美丽富饶的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它有着苍翠碧绿的大草原，稠密繁茂的热带雨林，稀奇珍贵的野生动物。非洲盛产黄金和钻石，蕴藏着品种繁多、储量丰富的其他矿产资源。非洲人口众多，有二千多个种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这一切曾引起了多少人的向往和赞叹。

三十多年以前，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根室在五次游历非洲大陆之后，写下了他的脍炙人口的内幕书之一《非洲内幕》。在那本书里，根室对非洲各个地区的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生活习俗以及政治经济情况作了生动的介绍。根室描写了非洲人在殖民统治下似乎过着平静和谐的生活，为殖民主义的统治涂脂抹粉；虽然他也不得不触及到非洲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非洲人民的贫困落后，殖民统治危机重重，但这些都是为了给西方继续统治非洲出谋划策。三十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洲人民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终于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相继建立了

独立国家，非洲现在已有五十一个独立国家。非洲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二三十年间，非洲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非洲人民生活得怎样？美国记者戴维·拉姆继承约翰·根室的风格和传统，以崭新的材料、生动的笔调写出了《非洲人》这本书，介绍了撒哈拉以南四十六个黑非洲国家近十多年来的状况。该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为一本畅销书。

本书作者戴维·拉姆生于1940年，是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记者。1976年至1980年拉姆任该报驻内罗毕分社的主任。在这之前，他曾在澳大利亚供职。在越南战争期间他为合众国际社写过战地报道。他的足迹遍及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在非洲期间，戴维·拉姆访问了撒哈拉以南的四十多个黑非洲国家，行程三十万英里，他采访过许多非洲国家的总统、首脑、游击运动领导人，还会晤过大学教授、军人、牧师、巫医、商人，甚至当地的农民、牧民。作者为写本书记下了三千二百页的笔记，收集了五千多篇文章和几百本书的资料。《非洲人》就

是在这些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拉姆在本书中首先概括地介绍了非洲的全貌，它的人口、种族、地理风光等，然后分别叙述了黑非洲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医疗卫生等情况，同时穿插介绍了非洲人民的民族特性、历史传统和生活习俗，也介绍了几位著名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的经历和性格。本书重点介绍了尼日利亚、安哥拉、乌干达、南非等一些最有代表性的黑非洲国家以及诸如军事政变、部族战争、非洲之角争端、灾荒和难民等这些最令人心关心的问题。在叙述非洲的现状和所发生的事件的过程中，作者还夹叙夹议，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这些分析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观点。

本书作者对非洲人民的苦难和不幸是抱着同情态度的，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也有一定程度的谴责。作者认为殖民主义的统治是造成今天非洲经济文化落后的原因之一，也是今天非洲政治动荡不安的根源之一。但作者有时也使用了一

些有损于非洲人民民族感情的用语，如把一些非洲国家比作“国际乞丐”。在描写某些非洲领导人时，语多讥讽。在翻译中，我们作了少量删节。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多方贬斥。凡此种种，我们在阅读时应取批判的态度。

本书前半部分由张理初翻译，从“两个邻国，两种道路”起由沈志彦翻译。我们限于水平，译文难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1985年9月

非洲……意味着什么？

——亨利·大卫·索罗^①，约 1850 年

建设一个国家，建立一种合乎人道因而有资格自立于世界的新文明，我们不但要应用光辉的理智，也要使用活力充沛的想象。

——列奥波尔德·桑戈尔（塞内加尔总统），约 1960 年

你知道非洲有多少财富吗？人们为了它相互残杀，而这还只是初露端倪。非洲人对非洲人的所作所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乔·卡迪（肯尼亚记者），1976 年

对于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不能永远责怪殖民主义者。是的，他们建立起这个制度，但是不能改变它的却是我们自己。

——约瑟夫·玛以泰（内罗毕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 年

我敢于对我的非洲的未来抱有希望，虽然有时这并非易事。

——戈弗雷·阿马克里（尼日利亚的一位酋长和百万富商），1980 年

^① 亨利·大卫·索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年)，美国作家、诗人。

目 录

导 言	1
非洲风貌	9
过去同现在的冲突	37
高高在上的人们	60
阿明的阴魂	104
寻求统一	126
政变与反政变	141
殖民时代的遗产	175
里斯本怀念你	223
外国的阴影	241
两个邻国，两种道路	274
文化冲击	295
适合于印行的新闻	319
最适者生存	339
西里和塞地	366
尼日利亚：前途在望	395
独自对抗世界	415
总结和展望	450
统计资料	457

导 言

我们古老的大陆……现正处于灾难的边缘，走向对抗的深渊，落入暴力的魔掌，陷于流血和死亡的黑夜之中。

——埃德姆·科乔(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

我们在 1976 年的干旱季节来到非洲。原野一片枯黄，大地到处龟裂，牲畜奄奄一息，儿童们挺着肿胀的肚皮。沉重的乌云笼罩着肯尼亚山，据说那里住着威力巨大的神灵，左右着人类世世代代的祸福安危。这次神灵怒气难消，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没有降过一滴雨。陷于绝境的人民期待着时来运转，他们的生活被他们既不明白也无法改变的力量所主宰。

我的妻子桑迪和我在非洲一直待到 1980 年，她作为一个自由的影片制作者进行她的工作，我则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在这四年里，非洲诞生了两个新国家，推翻了十一个政

府。反复发生了好几次旱灾。难民增加到几百万，战争象灌木林着火那样蔓延开来。但是，生活在这些灾难中的非洲人却抱着一种乐天派和无所谓的态度，这是西方人所难于理解的。他们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对幸运和倒霉都以同一种思想来接受：天意难违。

从我们设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基地出发，我游历了四十八个非洲国家，乘飞机、汽车和火车跋涉了三十多万英里。我有时一连好几个月穿梭般地往返于相隔千里的发生战争或政变的国家之间，搭乘午夜的飞机赶往很少为人所知的国家去，在那里十分体面的人物彼此之间正在干着骇人听闻的勾当。但是在非洲真正令人兴奋的，并不是这些疯狂的扰攘不安的时刻，而是在这些纷乱暂时停止而非洲内部处于和平之时，我们有工夫去考察城市和乡村，同人们谈话或提问，去领略一个新获得独立而处于青黄不接时期的民族的欢乐和失望。

我会晤过许多总统和巫医，大学教授和游击队领导人，商人和农民。我因为被指控为雇佣兵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曾在乌干达伊迪·阿明的监狱中度过了可怕的几小时；我也曾在星光闪闪的非洲原野上度过不少美好的日子，当时那里万籁俱寂，孤身独处，仿佛进入了永恒境界。从吉布提的沙漠荒地到尼日利亚的油田，我曾在雄伟的大厦里和用泥土或牛粪垒成的屋子里，一面喝着威士忌酒和咖啡，一面同数以百计的非洲人谈论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理想。本书部分是政治性的游记，部分是当代的历史，所谈的都是个人的见解，所写的全是在非洲旅行的结果，并且试图回答连非洲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两个问题：非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非洲人又是怎样的人？

我把本书的范围限于我最熟悉的一些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就是在从摩洛哥到埃及之间所划的一条线以南的四十六个国家。在此以北的五个穆斯林国家，与当代非洲的其余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很少共同之处。但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者通常所称的黑非洲——有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成分，使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实体。甚至在白人统治下的南非共和国（这种国家在今天世界上已属罕见），也可以同其敌对的黑人邻邦联系起来加以说明。

多少年来，非洲是最受虐待、最被误解和最为人们所胡乱报道的一个大陆。如果你去问美国人四件有关非洲的事物，其可能的答案是“俾格米人^①、丛林、炎热和狮子”。可是俾格米人几十年来几乎灭绝；丛林几乎同南加利福尼亚的雪一样少见；炎热也不见得比美国首都华盛顿夏天的气候更令人难受；而狮子的数目是少得连大部分非洲人都从未见过一头。

如果你读过欧内斯特·海明威^②的作品，你就知道非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令人神往的地方；如果你读过罗伯特·鲁亚克^③的作品，你会知道非洲人一般是纯朴而有时野蛮的人。似乎不需要再知道些别的什么了。非洲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脚注和附属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甚至把非洲说成是“一大块地产”而已。

① 俾格米人是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和大洋洲一带的一个种族，其特征为身材矮小、肤色暗黑、头发卷曲。——译者

②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年），美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有《非洲的绿山》（1935年）、《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老人与海》（1952年）等作品。——译者

③ 罗伯特·鲁亚克（Robert Ruark, 1915—1965年），美国新闻记者，专栏作家，著名小说家，曾写过《自由：一部非洲小说》，描写肯尼亚的茅茅起义运动。——译者

但是，八十年代的非洲却不能这样轻易地被置之不顾了。今天，非洲正在对从莫斯科到华盛顿的外国首都的事件和政策产生影响。惊人的变化正在把非洲推向连它的总统们都不能理解或无法控制的命运中去。非洲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将会影响也许还会决定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的方向——只要非洲能控制它的天然财富和人力资源。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非洲将会名列第三世界的魁首。

当约翰·根室^①在1953年出版他的《非洲内幕》一书时，还没有一个黑人国家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手中获得独立，今天在非洲共有五十一个独立国家，并且除了南非以外，所有国家都是由人数众多的种族治理的。根室所写的非洲是白人殖民主义的最后领域，一个平静无事的地方，那里民族主义的脉搏跳动得还很微弱。二十余年后我遇到的非洲是第一个黑人成立国家的前哨基地，变化万端，无法预测，好斗成性。根室的看法大部分是通过同白人官吏和一小撮保守的非洲人，如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的会晤而形成的。但是那个非洲不复存在了。今天新闻记者要用非洲人自己的语言，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同他们打交道，并且发现一批新的激进分子已代替了老的保守主义者。形成这个变化——并且还在继续形成中——的情况可称是翻天覆地的。

如果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对非洲的议论很多而了解很少，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非洲的地域既大而情况又十分复杂。非洲比美国大三倍，人口多一倍。它跨越七个时区，从东边的内罗毕飞到西边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比从纽约飞到伦敦的时间

^① 约翰·根室 (John Gunther, 1901—1970年)，美国作家，新闻记者，以著有《欧洲内幕》、《非洲内幕》等书而闻名。——译者

还长。非洲有二千个部落或者种族集团，它们大部分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或方言。在许多国家的首都，你可以同一个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企业家共进午餐，他穿着三件一套的西服并且向你打听去年超级保龄球赛的成绩；然后你再乘几小时汽车，又可以同不识字的、用弓箭打猎的牧人一起吃一只刚宰杀的山羊。这些牧人还过着物物交换的经济生活，并认为所有的白种人不是传教士就是医生。

在许多西方人看来，非洲简直是不可理解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应用于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方。譬如说，准时观念对非洲人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非洲人的时间中，从上午十一点钟到下午两点钟都可以称为中午——虽然非洲航空公司也印发了时刻表，但是谁也不重视它，航空公司本身更是如此。讲话简洁也不是这个地方的特点，因为大部分非洲人会认为你要听多少他们就讲多少。请一个非洲人去完成不可能的事——“我要明天早晨太阳从南方升起”——这时他会微微一笑，点点头说：“不成问题。”他完全知道其中大成问题，但这正是他表示随和的一种方式。

对于在非洲成千成万的人只是因为他属于不同的部族而被杀害这件事，你将怎样解释呢？对于刚刚主持过屠杀几千个乌干达人（连同英国圣公会的大主教在内）的伊迪·阿明，当他头戴宽边帽挂着六发左轮手枪大踏步走进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厅时，却受到非洲各国的首脑的鼓掌，这怎样解释呢？

但是，有一个阿明，就有一个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他是塞内加尔的前总统，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曾经是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呼声很高的竞争者。有一个把贪污来的成百万美元存入他的瑞士银行帐户的非洲总统，就有一个月

薪金六十美元的非洲教师，他为他的学生是非洲未来的希望而感到自豪。有一条理由可以忽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把它看作是国际大家庭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成员，那末就有十多条理由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它。例如：

第一，非洲在联合国中占有三分之一的选票，比任何地区都多。第二，非洲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未经开发的自然资源，拥有对东方或西方不论在战时或平时所必需的矿藏。第三，非洲荒芜的农田足以养活它自己和整个西欧。即使不再开垦一英亩土地，非洲现有的肥沃土壤也能够生产出有产量的一百三十倍的东西^①。第四，非洲是超级大国的可能的战场。这些超级大国在今后二十年内会念念不忘地关心非洲，就象今天关心中东地区那样。第五，非洲四亿五千五百万人的人口资源，同它的地下财宝一样还未曾得到开发，人口中的一半是在十五岁以下，他们渴望、并且终将要求过上那种摆脱了疾病、贫困和镇压的生活。

本书所要讲的就是关于这些人的情况，以及形成他们生活的事件。它并不是一本研究非洲艺术、文化、历史或宗教的书，只不过是一本关于当代非洲的书。

许多读者会发现这是一本令人不安的书，因为八十年代的非洲既不是一个幸福的也不是一个前途有望的地方。殖民主义者设计了一个灾难性的方案，而非洲人好象正在尽力使它实现。灾难近在咫尺，它无视非洲的潜在力量。在整个非洲，经济在崩溃，城市在恶化，粮食生产在下降，而人口却象撒在花园中的杂草种子一样迅速增长。政府在目不识丁的军人和情绪不佳的独裁者心血来潮时纷纷垮台，监狱中人满为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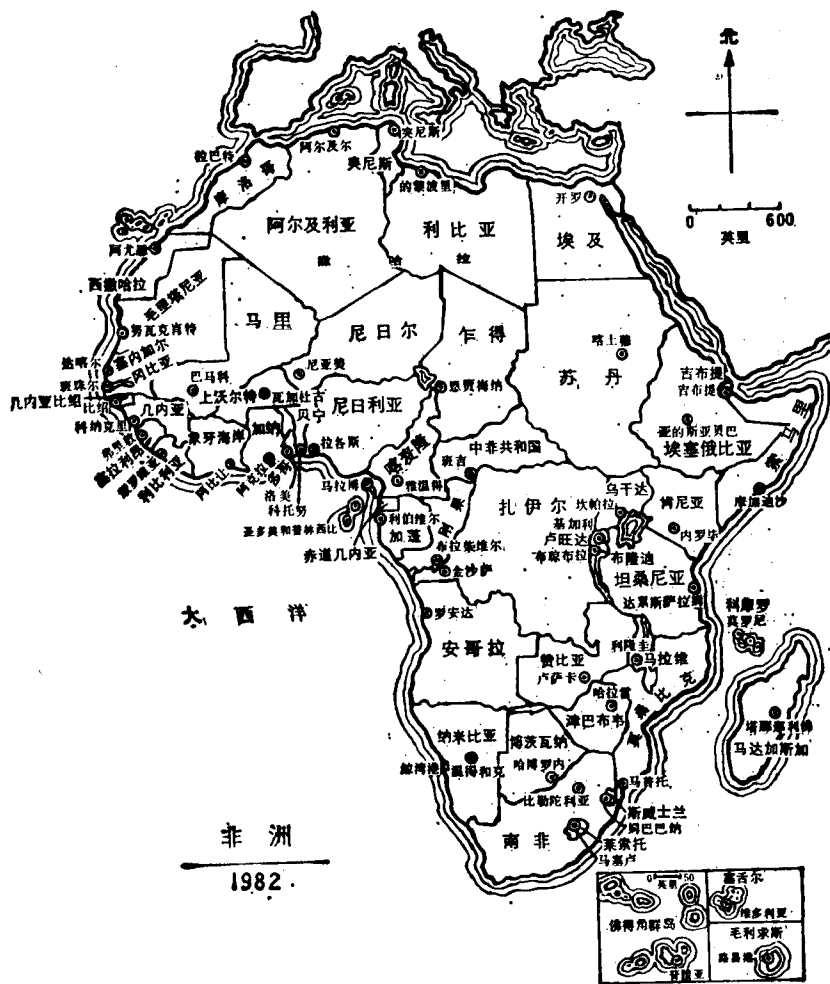
^① 这一数字是根据 1979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研究的结果。

而农田却无人耕种,根据最近统计,非洲难民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五百万,这些难民都是被战争、暴君和贫困赶出了自己家园的人。

非洲统一组织的秘书长埃德姆·科乔在1978年对一批非洲领导人说,“非洲不行了。”“如果让事态继续发展,在今后几年中将只有八九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会发生的不只是衰退,而是绝对贫困。很清楚,我们非洲的经济正处在崩溃的境地。”

毫无疑问,本书若干章节的内容将会被新的事件所超越。我所会见过的和写到过的总统以后也可能被杀掉、关入监狱或被放逐,政治上的忠诚也会动摇,甚至一些国家也会改变国名。在非洲,政治上的事件从来不是经久不变的。但是我相信,在这里所描述的人和事将继续对非洲获得独立后的第三个十年具有代表性。

非洲各国在建国初期虽然动荡不安,但它不会永远处在不安定的微曦里。它的理想只是一时被放错了地方,而不是丧失。天无绝人之路。非洲是一个充满着意料不到的事情的大陆;没有一件事是象它表面所显示的那样;没有一件事会按照人们预料的那样发生。



(按原图译制)